

【国展辽画】 LIAOHUA

创新艺术语言表现历史人物

本报记者 凌鹤

核心提示

在全国美展中获得奖项的作品,在艺术语言的创新性表现上具有探索和开拓意义,为业界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。我省画家创作的油画《曹雪芹》、国画连环画《嘎达梅林》在这方面表现突出。由此,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本期为读者详细解读这两件作品。

油画《曹雪芹》 以强化景语衬托文人风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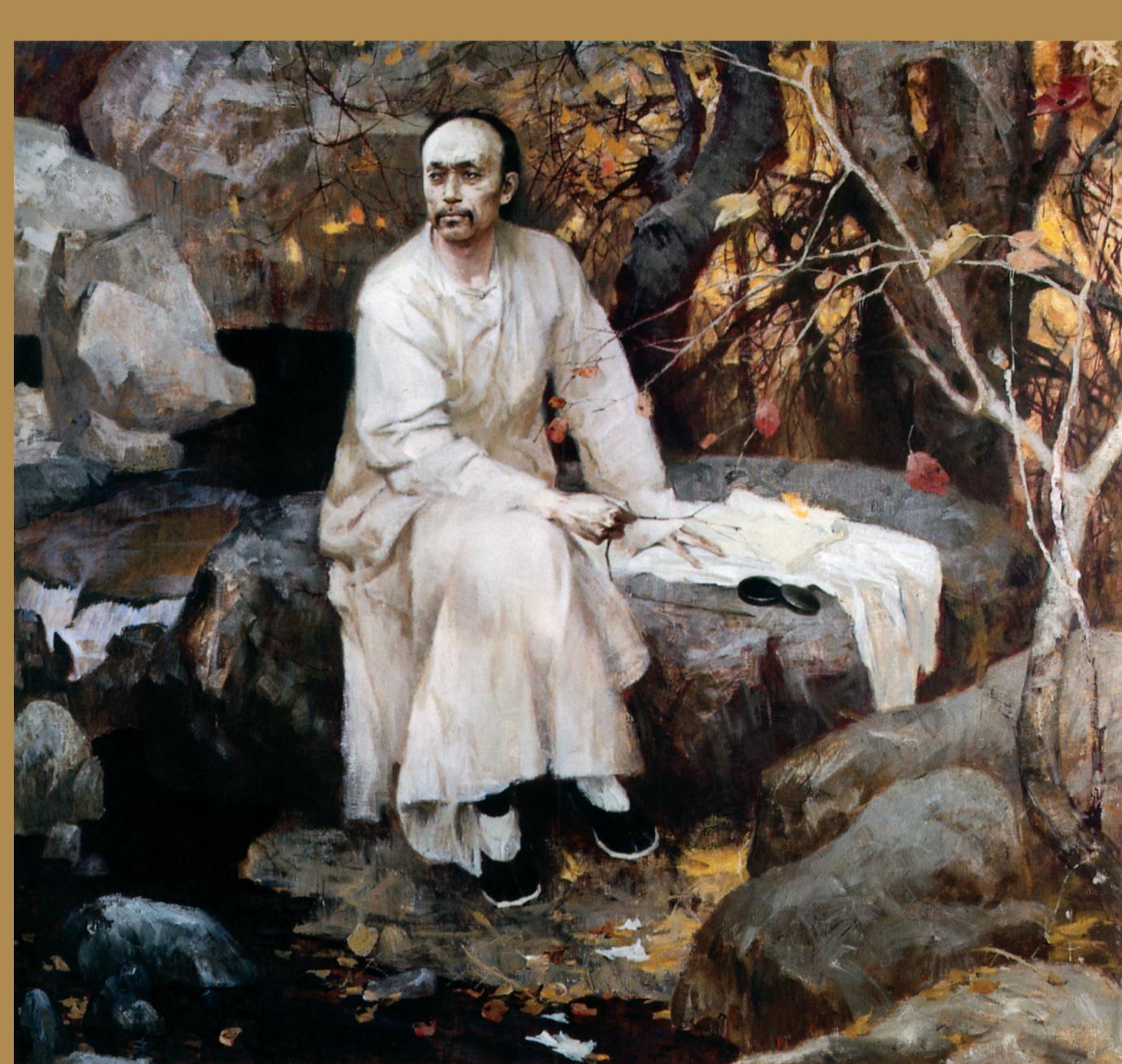
油画《曹雪芹》由著名油画家宋惠民创作于1984年,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。

曹雪芹为人类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,自身却是一位历尽坎坷的悲剧人物。作品描写了丧子后的曹雪芹在西山的茫茫树丛中静坐凝视,满地的落叶与干枯的树枝营造了深秋悲凉肃杀的气氛,以景语强化诉说曹雪芹哀伤与寂寞的心情。但是,历经生活磨难、遍尝人间坎坷,对于强者来说,他的意志将被激发得更为坚定。半生辛酸并没有把他的才情击垮。他的情感、文才,好像画面上绕过巨石仍潺潺流动的清溪,顽强地继续完成巨著。磊磊巨石使人想到《石头记》,也是曹雪芹人格力量的象征。画面上曹雪芹的形象寓坚定于悲痛之中,画出了中国古代文人穷困潦倒而才华横溢的清高之气。富有人情味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著名画家许荣初认为,宋惠民在肖像画上善于调动情节、形象、环境、色彩、笔触等多种因素,仿似一个导演做好所有案头工作,深入到他将要创造的人物心灵中去。《曹雪芹》中的秋

色山野、片片落叶,貌似平常、绝无雕琢之感,但在情绪的烘托和意境的创设上,却是点睛之笔,画出曹雪芹胸中对没落豪门的叹息。这一切反映了画家的一番艺术匠心:他摒弃枯燥的说教,避免事件的图解,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情绪和自然界气氛的有机交融,使理性精神自然地渗透到感性形象中,体现胸怀和情操。

宋惠民古典基础训练扎实,并注重艺术修养的培养。他始终保持读书习惯,为创作《曹雪芹》,他准备了整整5年时间,在这期间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红学著作,不断充实形象、提升艺术表现力,待到构思成熟,则集中精力,废寝忘食,感情凝聚于笔端。《曹雪芹》画了一个月,风格雄健、流畅,作品带有明显的关东人大气厚重的性格色彩。其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,色彩鲜明,意境深远,提炼物象精准,用笔大胆概括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著名油画家詹建俊说:“宋惠民要求其油画语言要素紧密依附于精神与情感表达,根据不同作品的需要,使观众体验到不同的情绪和感受,他对光暗与色彩的处理尤其具有特色。”



《曹雪芹》
油画
宋惠民



《嘎达梅林》国画连环画 许勇 顾莲塘 赵奇

连环画《嘎达梅林》 以电影艺术表现方法构建画面

国画连环画《嘎达梅林》由著名画家许勇、顾莲塘、赵奇三人共同创作于1984年至1985年,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。

连环画《嘎达梅林》是根据流传于草原的同名长诗进行改写。全诗的语言凝练、优美、含蓄,有浓郁的民族气息,为作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。画作讲述了草原英雄嘎达梅林带领牧民反抗压迫、奋起斗争的英勇、悲壮故事。

为创作《嘎达梅林》,画家们3次深入内蒙古大草原。许勇在日记中写道:“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夜是这样黑、这样深,我们冷得要命,三人紧紧依偎着,用画夹挡着风。狂风越刮越凶,呼啸着,把我们的沉默也吞没了。”

在草原上,画家们与牧民豪饮,听牧民唱他们的英雄,看剽悍的骑手追野马……深入接触牧民,画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——美的象征、力量的源泉。许勇说:“我愿用穷及一生的精力,用我最强的声音来赞美生命,而回响在我乐章中的主旋律是英雄、骏马……”在《嘎达梅林》的创作中,这些英雄、骏马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,而且

是真实、深入、典型的体现,塑造了在生活之中、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壮美的英雄形象。

《嘎达梅林》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利用文字所提供的舞台,充分发挥艺术才能,调动一切画面,演出扣人心弦的好戏,将英雄塑造得有血有肉。

许勇说:“在绘画的过程中,我们经常被主人公的命运牵着走,一次又一次超出预先的设计。画面中不仅为普通战士、牧民以及无名人物安排了许多特写,甚至还为马、牛、羊、狗、骆驼……

作了突出描写,还有更多幅以写景、写物为主。不惜如此铺张画面是为了什么呢?是想给主人公和他的故事增加更多生活和情感元素,使之可触可及。我们深信在一定场合,一匹飞驰而过的骏马更能抒发壮士的胸怀;在另一种场合,浩瀚翻腾的云会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思绪。”

连环画是通过连续的画面向人们叙述故事。《嘎达梅林》的创作者从电影艺术中学到了有益的表现手法,以镜头的跳跃、剪接和特写的运用,加大了容量,产生了立体、交响的效果,向时间和空间迈出了一大步。

赋予主题审美情操是一种文化自觉

凌鹤

提到主题创作,相当多的创作者会理解为程式化、概念化的创作。这种理解是浅显、有误区的。

并非只有大型创作才有主题,一提到主题性,往往和宏大、气势、雄壮画等号,但实际上,任何艺术创作都应该有主题。主题是指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和揭示出的思想内涵。

主题的来源,一方面是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提炼、概括和升华;另一方面是艺术家主体思想感情的移入,凝聚了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、思考与评判。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冯远认为,从艺术家放下画笔完成作品的那一刻起,其意念和内容就已定格,并且凝结了独特的价值。

如果艺术家不希望孤芳自赏、自娱自乐,愿意向公众展示的话,那么作品就具有了社会性、公众性。

如果说艺术作品具有陶冶人们情操的审美和美育价值的话,那么,文艺工作者可以和教师一样堪称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。因为文艺工作者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影响他人,具体来说是通过作品传导艺术内涵、审美元素而发生作用。因此,哪怕一件小小的创作,都不能忽略主题的意义。

赋予主题审美情操是一种文化自觉。

有些人片面地把“主题性”理解为某种观念的说教、迎合,

甚至认为是“高大全”。

今天,艺术家创作环境优良,艺术家想表现什么、怎么表现都取决于个人认知,但一件吸引人目光、产生愉悦感、催生思考、留下深刻印象

的艺术作品,其中必然蕴含丰富思想内容,并且通过有意味的形式去承载其内涵,这是好作品的必备要素,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自然体现。

鲁美教授、画家许勇是鲁艺精神的践行者和弘扬者,他热爱并擅长历史主题创作,留下大量描绘时代风云与人民生活图景、展现民族情怀与爱国精神的精品力作。关于绘画的主张,许勇60余年的实践始终秉持一个观点:“艺术不能没有主题,形式主义、为艺术而艺术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。”也因此,他的绘画主题鲜明,家国情怀浓烈。他所塑造的英雄,从来不是“高大全”,而是有血有肉的“人”,因为在作品中注入人生信念、注入历史张力与时代审美,使得英雄精神变得具体可感,既属于历史,又启迪当代,昭示未来。

评论界认为,当下大量主题性创作,普遍存在想象力缺乏的问题。文艺的原创力、想象力和创新性是艺术家创造力的标志,也体现一个民族艺术创造精神的高度和整体活力。梳理艺术史可以看到,在原创力高扬的历史阶段,也是艺术精品不断涌现的时代。审美创造从来不是凭空孤立而生,而是审美客体与外部交流契合的产物,也是创作者植根生活、体察社会、感悟思想进而加以艺术提炼、概括和想象的结果。离开了审美对象,离开了生活的滋养,离开了思想的力量,艺术创作的主题也无从谈起,将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

经典鉴读 JIANDU

《松风阁诗帖》被誉为“天下十大行书”之一 后人评价:黄庭坚写字如画竹

本报记者 凌鹤

《松风阁诗帖》被誉为“天下十大行书”之一。作者黄庭坚是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。其书法既代表了宋朝的最高水准,又是中华传世经典。《松风阁诗帖》为其代表作。

《松风阁诗帖》是一首七言诗,纸本,纵32.8厘米,横219.2厘米。全文29行153字。现收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

崇宁元年9月,黄庭坚与好友来到鄂城樊山观览,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之时,夜雨降临,伴着松涛阵阵,黄庭坚感觉身心舒畅,亦让他心中的情感与美景交融。于是,一幅千古佳作《松风阁诗帖》诞生了。此帖作于黄庭坚晚年,风神潇洒,长波大撇,提顿起伏,一波三折,意蕴十足,在《兰亭序》和《祭侄文稿》之外另创一种书风,堪称行书之经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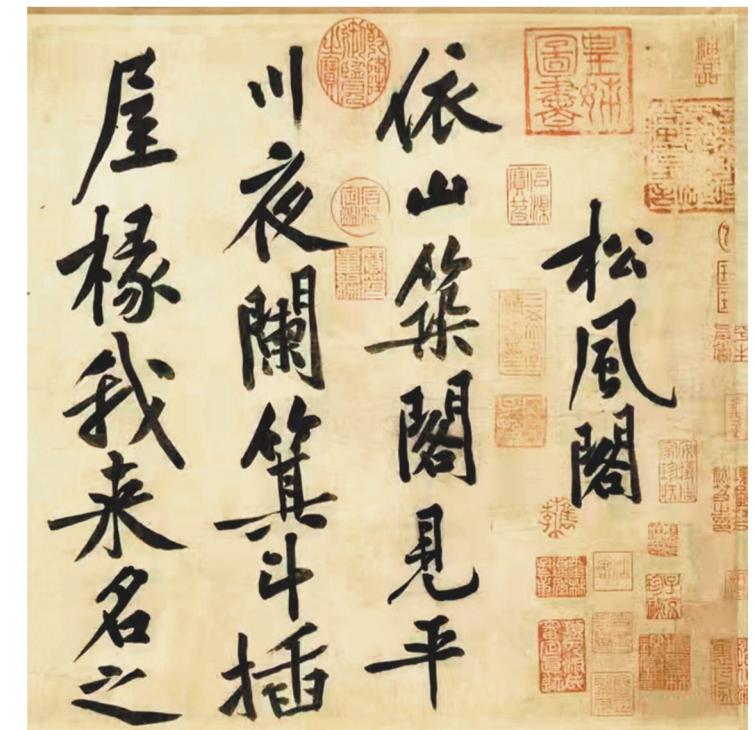
纵观全篇,笔画苍劲,风姿绰约,有颜真卿大字笔意,又将颜体缩短的笔画伸展延长,力避险绝,又从字的结构与整篇章法中求得平稳,最终形成其独特的风貌。其用笔擒纵自如,笔画凝练,无一轻佻之笔,布局精巧完美,中宫收紧,形散而神不散。其章法,被称为“奇诡跌宕,扣人心弦”。字体或大或小,或长或短,或收或放,或藏或露,超逸绝尘。

苏轼在《题画》中说:“山谷(黄庭坚)写字如画竹,不比寻常翰墨间。”

《松风阁诗帖》以“画竹法作书”给人以劲健挺拔、沉着痛快的感觉,风格清劲,出锋锐利,笔画挺拔,纵横穿插。

线条一波三折,气势开张,结体舒展,笔笔精到,心手调合。笔墨又如人意,所以出此杰作。

黄庭坚以顿悟见性的思维方式去领悟事物的真谛,进而悟得作书之理。他在《山谷题跋》中说:“晚入峡,见长年荡桨,乃悟笔法。”其意是说,黄庭坚多年为“用笔不到”“笔意痴钝”所苦恼,晚年乘船过三峡,看到船工在一定空间范围内,有节奏地前俯后仰,把船桨推出挽回,一去一返,协调自然。由船工摇桨自然“到位”的动作,黄庭坚悟到了用笔如何自然“到位”。从此,用笔开始如船工用桨般悠然荡漾,一扫“痴钝”的笔意。黄庭坚一生都对用笔极其重视,曾说:“古人工书无他异,但能用笔耳。”



《松风阁诗帖》局部